新民时论

深化环境改革需要两个脱钩

诸大建

环境问题，尤其是雾霾动辄侵城，让老百姓怨声载道。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总目标：“治理体系关乎各方面制度的完善和与时俱进，治理能力则是指执政党和政府如何在保持较小成本的同时跟上时代要求。”就环境治理，进一步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这种治理的思路，让公众看到了希望。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发展战略，一直期望中国能够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的关系上摆脱传统发展模式（所谓西方发展A模式），走出跨越式的发展道路，其标志是资源环境的消耗速度或者规模远远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或者相应规模，所谓中国发展C模式。但最近几年，国家有关部门和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却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资源消耗国和污染产生国。

一般人对我们的发展如何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严重性，没有量化感觉。2010年中国的GDP为5.75万亿美元，占世界9.5%，名列美国之后，为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占世界20.3%，二氧化碳排放82.4亿吨，占世界24%，已经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如果延续传统的发展趋势和模式，中国的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量会进一步翻番。

中国的发展亟待实现两个重要的脱钩。一个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与资源环境消耗的速度脱钩，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本生产率。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年平均9%—10%，但是中国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也有差不多同样方向的增长水平。特别是2002年–2006年5年间，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重工业比重增大的不良态势，钢铁、建材、电解铝等高能耗产业迅速扩张，导致能源消费量的急剧增加，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2002年—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9.9%、15.3%、15.2%和12.7%，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5%、8.3%、9.5%和9.5%。好的发展应该是经济增长相对于资源消耗的比值超过2，即用一半的资源环境消耗取得翻一番的经济增长。以十八大确定的经济倍增目标为例，如果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年平均为7%，那么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的速度就应控制在平均每年不超过3.5%。

另一个是城市化要与工业化特别是粗放型的工业化脱钩，降低城市化对于传统工业化的严重依赖。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发展是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基础的，虽然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应该如此，但是随着城市化增大，工业化的比重应该减少。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51.3%，工业化率46.8%，两者比值为1.09；而同时期的世界情况是城市化率50.9%，工业化率26.1%，两者比值是1.95。要实现城市美好发展的中国梦，一个重要的判据是到2030年左右城市化率达到70%时，工业化能够减少到35%以内，两者比值大于2。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的同时，工业化比重需要每年减少0.5%。这不是要降低工业化对于城市发展的意义，而是要提高工业化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能级。

我们讲创新，就要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资源环境消耗速度的脱钩；讲转型，就要实现城市化与低层次工业化的脱钩。改革深化和制度创新，就要最有力地促进这样两个脱钩。

（作者系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黄金大妈

叶开

流行词手册

上周传来“喜讯”：英国广播公司（BBC）做了一档节目专门谈“Tuhao”一词，分析了这个影响巨大的中文词。“土豪”风行神州以至于“君临天下”，果然是非一般的犀利。“Tuhao”既已出口转内销，有望成为年度关键词。

“流行词手册”第一篇就写“土豪”，看来不谋而合。近两年流行的中国词汇如“Dama（中国大妈）”“Tuhao（土豪）”，据说也已进入英国权威《牛津英语词典》编撰者视野中，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变成外来英文词。

据悉，《牛津英语词典》已收录120个源自中国的词汇，如“Dim sum（点心）”、“Maotai（茅台）”、“Guanxi（关系）”等都是代表性词汇。

“（Dama）大妈”的赫赫威名，是去年与华尔街金融大鳄对决黄金买卖时挣来的。黄金是传统贵金属，属“旧土豪”必备；“新土豪”不需要用黄金武装，他们有更加匪夷所思的奢侈品来为自己定位。飞机、游艇等是我等小民想得到的，我们想不到的则在看不见的世界秘密地进行。“不正能量”的事情是一些被传颂的“狂欢派对”，如生产了“绿茶婊”一词的“海天盛筵”之腐败活动类。有小民津津乐道，或因悠然而向往，而非谴责或不屑。这需要反思。

与这些隐秘世界相比，“Dama（大妈）”这个阶层本是隐藏在社会背后，却因金融风暴、经济危机的魔咒而变身为江湖侠客——在世界最寥落的时代，顶级杀手已经失踪，“中国大妈”在时代最前线拼命而结为“女好汉帮”。

亚洲人都爱黄金。中国大妈与华尔街金融巨鳄对决时，印度等国的土豪们也在默默地吃进大量黄金。华尔街大鳄以深厚内力运用失传秘技“隔山打牛”这个绝招大量抛售黄金，中国大妈则布下诸葛八卦阵以吸星大法一一化解。高手对决，震荡江湖，打酱油者碰着死、沾着亡，情况之诡秘、之惨烈，让中国大妈成为江湖中遥远的传说。虽然无数中国大妈最终被华尔街大鳄采用声东击西的经典手法各个击破，败退深山老林，但威武不屈的气势给西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妈”如“土豪”一样，原本是个普通词汇，经“华尔街巅峰对决”一役，被赋予了崭新含义。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词则包含了更加复杂的情感。正在成为一个特殊团体的“中国大妈”的隐形世界，很难用简单的褒贬情感来粗暴地描述。她们身上背负着太多的历史债务和现实情感。除了“黄金杀手”的定义外，她们还是“时尚破坏神”——如网络神图刻画的那样，有钱大妈在巴黎街头把所有奢侈品牌穿在身上，混搭出一个中国街头大喇叭跳操的经典形象。“中国大妈”的彪悍形象已充斥人们视野，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有人分析，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普通女性经历了社会大动荡，贫穷与挨饿的记忆太深刻，艰辛时世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创伤，使她们在日子安定并富裕起来之后，有一种猛烈的弥补心理，拥有了房子、车子之后，还要拥有更多，包括时尚魔法与青春秘方，凡是可能用金钱实现的梦想都实现了，但青春暂时无法挽回。这不仅是“中国大妈”的伤痛，也是几乎每个人的宿命。

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原有汉语词汇的原有含义，已经不够用了。而以旧词打磨翻新之后再度运用，则是社会语言学的一种经典模式。这样的词，在今后会越来越多。

“双十一”的另一层寓意

朱绩崧

北窗絮语

两周前，电商精心打造的购物狂欢节“双十一”将临，我撰文呼吁消费主义应当降温。前天，拜读吴强先生《快，有啥了不起》一文，也是批判那类“为买而买，为快而快”的准病态行为。

然而十多日来，看着微博网友此起彼伏大晒网际抢购的战果，再与身边研究经济的朋友做些讨论，又萌发出新的想法。

首先，狂欢式购物是不是经济振兴的风向标？意见并不统一。从消费者个人的角度观察，既然肯砸钱，就说明有钱砸。虽然商家增长的速度在竞争扩大的稀释效应中放缓，但社会零售总额近年持续走高，危言耸听的“国进民退”说似乎不攻自破。然而，我们不能忽略那个共性，即绝大多数消费者选择“双十一”来砸这笔钱，必定经过权衡，最大的砝码就是价格优势。电商的服务，特别是购买家电与服装时，目前还是软肋。可统计显示，家电、服装、日用品恰恰是电商业绩增长最迅速的领域，显然消费者看重的还是“便宜”，这有“能省则省”的传统理念在推波助澜，也变相反映出老百姓花钱有所顾忌的事实。那么，顾忌的是什么呢？恐怕高企不下乃至越打压越报复性反弹的房价是重要原因。

这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政府希望合理扩大内需，以带动就业，刺激经济；另一方面，又无法大幅度降低房价，普遍增强消费者的经济安全感，导致他们在购买200元左右的商品时，也要等候一阵，算计一番——200元左右，是当前网购的平均消费金额。

此外，在“双十一”里，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行为进化的趋势：现实生活里，偏重可以实际体验的消费，如餐饮和化妆品，因为白斩鸡快递容易细菌污染，“小黑瓶”线上购买又怕遭遇山寨。其他能上网的，都开始慢慢在网上搞定，包括一部分传统银行业务（如查询、转账）和线下服务的付费（出门聚餐，很多年轻人第一反应是打开手机APP，查找有无现金券团购）。随之而来的是中低端百货业的萧条与“龙之梦”、“万达”等包含餐饮、服装、大卖场的综合性购物中心的兴起，以及物流产业与网络金融的前程锦绣。这样的变化中，作为“双十一”之父的电商，在IT技术的武装下，成了翻云覆雨手，促进着一般商品零售各个环节的快速调整。此可谓市场经济浩浩汤汤之大势也。

但是，一定要说今年“双十一”消费井喷代表宏观经济向好，难免牵强。第一，“双十一”好比西方圣诞节翌日的Boxing Day大促销，蓄意引发，追求轰动，所以与全年其他任何一天的销量来比较，胜之不武。第二，“双十一”在今年力度特大，造势极猛，故与往年11月11日的销量来比较，也无甚特别意义。更不要说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发育期，宏观调控对许多部门威力巨大，“双十一”效应或如古井微澜，能否推高GDP，也未可知。

综上所述，在“双十一”的问题上，一般消费者自应警惕消费主义化痼成瘾，政府与商界的精英们则能获取更多关于零售市场动态以及“你（果真）幸福吗？”的信息吧。

死婴复活：冰冷的追问

李泓冰

余烬录

“死婴”在殡仪馆复活——这样的新拍案惊奇，这两天在网站、微博、微信平台上，传得沸沸扬扬。这是个毫无温度的冷故事：一个还没有名字的婴儿，患有先天性畸形和疾病，在安徽省立儿童医院治疗，因为“难以治愈”，父母放弃治疗并离去。几天后，“死婴”在送到殡仪馆时，被发现尚有微弱声息……而此前的一天一夜，“死婴”无人理会，滴水未进，在一个纸箱里躺了一夜，在3摄氏度的饥寒交迫之中！

安徽省卫生厅认定，这是一起“严重误诊，性质恶劣”的责任事故。

面对这顽强的、残缺的、孤独的小生命，该惭愧的，仅仅是被处理的当事医生和护工吗？

报道中有“父母签字放弃治疗，并委托医院做处理”的蹊跷表述。就是说，婴儿“死亡”前一周的被遗弃，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得到医院认可。那么，无家属监护、无人支付医药费会不会使治疗变得消极？医生开死亡证明的草率，是否与孩子是弃婴有关？医院的责任意识，是否因为无人追究才轻如鸿毛？因病被弃的婴儿，他们的生命被有意无意地中断，是否从来都不被当成罪错，从来无人受到惩罚？

毕竟，在类似的死亡事件中，这个孩子的获救，只是个意外。

倘若殡仪馆没有发现孩子的生命迹象，而是顺理成章地将这个小小的生命化为一缕青烟，这个无名婴儿，将连一个孱弱的问号都不会留在人间。他“顺理成章”的死亡，也将掩盖一切围绕弃婴生死劫的蹊跷与轻慢。

为什么这个冰冷的故事，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呢？

要指责那对抛弃亲生骨肉的父母吗？据说那对小夫妻“长年在外地打工”，来自农村、家庭拮据的他们，说不定打工企业还没给建立和缴存五险一金，不可能拿出天文数字的医药费去拯救命悬一线的骨肉，也不可能放弃工作专门照顾病孩。不幸诞出先天重症的孩子，是这个本就如浮萍般飘移的小家庭的灭顶之灾。

一说便痛的是，在中国，有个极为庞大的人群，我们常常视而不见，那就是有8300万之众的残疾人，占全国人口总数6.34%。这是一个被推算的数字，没人做过准确统计，这或也算是一种轻慢？

更痛的是，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足够重视对残疾人的特殊考虑，而残疾人需要长期治疗、康复和护理等。

想象一下，这个“死而复生”、目前还奄奄一息的婴儿，如果侥幸存活下来会怎样？首先，他还是摆脱不了残疾的命运。如果父母不得不重新认养，他将几乎完全依靠家庭供养和护理。不但他自己将来难以就业，还会影响爸爸或妈妈的就业，因为他必须有专人常年照顾。

一孩残疾将全家卷入贫困的可怕前景，导致每年都有大量残疾婴儿被狠心遗弃。眼下这个冰冷的故事背后，或许就潜藏着一个无人统计的可怕数字……

且让我们对即将展开的社保制度改革投以殷殷期盼，以8300万残疾人及其家人的目光……